

这是个资源宝库

若在海南种出优质牧草,将对我国热区草牧业发展起到示范助推作用

如果回到1985年刚到中国热科院工作时,刘国道怎么也不会想到,主攻热带作物栽培的他,能一头扎进热带牧草的研究这么多年。

“因为早些年,牧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研究牧草的人少之又少。”他说。

可研究方向在学习成长中逐步明晰。慢慢地,刘国道发现,我国一些地区由于过度放牧、没有新型的牧草代替,水土流失,生态失衡。而牧草与畜牧业息息相关,要想找到畜牧业发展和生态平衡之间的契合点,就要种出更优质的牧草,解决制约我国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作为一名身处海南的科研人员,要如何找到发力点?

“我国热带牧草发展起步较晚,该领域的攻关单位也不多,中国热科院的热带牧草研究属走在前列,并从国内外收集了许多重要的热带牧草资源,这要感谢中国热科院前辈们的‘开路’。”刘国道说,一直以来,国家也致力于解决区域性畜牧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让热带牧草的研究之路有基础、有方向。

“在热带农业科研人员眼里,海南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是天然的物种基因库,是一方宝库。”刘国道说,畜牧业对海南农业十分重要,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他们相信,若能在海南种出优质牧草,将对我国热区的草牧业发展起到示范与助推作用。

早在1990年,刘国道就远赴哥伦比亚国际热带农业中心进修。看到那里前沿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先进的科研条件,很少有人不动心,但刘国道毅然选择回到海南这个最初埋下理想的地方,一头扎进热带牧草收集、鉴定、评价与创新利用的研究。

此归,一待便是三十载。“自然资源丰富的海南和中国热科院坚定了我心,哪怕这里科研条件相对落后,但能回国搞研究,是幸福的。”刘国道回来的理由质朴而赤诚。

何梁何利基金奖获得者、中国热科院副院长刘国道三十年专注热带牧草研究

乐在天涯育优草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李爱美 通讯员 赵慧阳

11月3日,何梁何利基金2020年度科学与技术奖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表彰取得杰出成就和重大创新成果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热科院)副院长、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刘国道荣获“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区域创新奖),一同获得表彰的还有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在我看来,这份分量很重的表彰,是对所有热带牧草研究人员的肯定与鼓励,也激励我砥砺前行。”走下领奖台,刘国道小心地把邀请函、获奖证书、胸前的鲜花、个人证件摆放整齐,然后拍照发给至亲好友,分享喜悦。而后,他没有返回海南,而是直接飞往云南投入工作。

一份荣耀的背后,藏着多少人不曾知晓的付出?这次表彰背后的故事,要从刘国道在海南的数十载求学科研之路讲起。

在海南发现新物种
多用海南地名命名,永远留下“海南元素”

进深山、闯雨林、爬高树、翻峭壁……这么多年来,为了获得牧草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刘国道带领团队用双脚丈量着海南的每个村落、每片山林、每条河流。他们曾连续38天在海南野外考察,也曾连续5年“闯入”云南的深山老林。

记得1993年到海南中部山区的一次科考,返程时,必经的河流河水猛涨,截断了回程的路。无奈,大家只能在山洞里过夜,几个大老爷们分一包方便面,砍野芭蕉充饥。

经历无数次进山科考,刘国道及其团队完成了我国热区及68个热带国家的牧草资源考察,收集保存了热带牧草种质资源14000多份,命名并在国际上公开发表莎草科新物种6个,培育国审热带牧草新品种29个,获植物新品种保护权2项,累计推广3800万亩。

让人惊喜的是,刘国道及其团队在海南发现了尖峰藎草、凹果藎草、伏卧藎草、吊罗山藎草、

长柄藎草等热带牧草莎草科新物种,还发现了海南新记录属1个、新记录种55个。

“新物种是非常珍贵的研究材料,蕴藏着无限潜力。给新物种命名时,我们多用了海南地名,永远地留下了‘海南元素’。”刘国道说。

1992年,为了解决文昌沿海地区土地沙化问题,经过无数次试验,刘国道和同事成功种上了豆科和禾本科两种牧草。后来,他带领团队选育出热研2号柱花草、热研4号王草等29个热带牧草新品种。其中,热研4号王草从海南推广至南方九省区广泛种植,成为南方最重要的刈割型禾本科牧草,在新疆等北方省区的季节性栽培技术也获得成功,为我国发展舍饲畜牧业提供了优质青饲料。

在刘国道团队的努力下,如今,营养价值高的柱花草已成为南方最重要的豆科牧草,我国“北有苜蓿,南有柱花草”的草业发展新格局已经形成。



刘国道带领团队考察热带牧草资源。(本版图片均由中国热科院品资所副研究员杨虎彪提供)

链接

何梁何利基金奖

何梁何利基金是1994年香港爱国金融实业家何善衡、梁继璐、何添、利国伟共同捐资创立,奖励中国杰出科技工作者,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26年来,该基金共遴选奖励1414位杰出科技工作者。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等都曾获得该基金奖励。

截至目前,海南共有两位科技工作者荣获何梁何利基金表彰,另一位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海南大学教授郑学勤,他荣获该基金2006年度增设的“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区域创新奖)。

观点

海南观察

让更多年轻人遇见海南美

张成林

旅游消费,“后浪”涌动。近年来,“80后”“90后”逐渐成为旅游消费主力军。就三亚来看,旅游人群中,“80后”占比超40%，“90后”占比超30%，两者合起来竟占了近八成。不单单三亚如此,海南旅游人群结构也大体类似。面对如此情形,旅游发展如何谋突破?流量即意味着方向。在旅游主体竞相斗艳中,唯有精准把握旅游人群年轻化这一趋势,迎着“后浪”创新旅游供给,才能立于潮头,让旅游更具活力。

年轻人,有活力、有朝气,敢于尝鲜、乐于冒险,且富于幻想、有浪漫气质,对新事物、新场景有着天然的喜好。年轻人的诸多特性,落到旅游体验上,必然是冒险式旅游,如秘境探寻、海上冲浪、低空飞行等;必然是个性化体验,如旅游打卡、小众旅游等;必然是互动式休闲,如旅行直播、行走日记等……面对主力军如此鲜明的青

春色彩,只有量身定制,不断推出新产品、尝试新营销、解锁新玩法,才能紧紧抓住年轻游客的心,让他们爱来、常来、带着伙伴一起来,才能不断扩大旅游市场,激发旅游活力,更好地推动旅游消费的转型升级。

就海南来看,旅游要素本身就有着年轻化的特质。这里既有惊险刺激的海上运动,也有神秘多样的海底景观;既有原生态的热带雨林,也有个性化的农家客栈;既有浪漫的婚拍胜地,也有多彩的小众景点……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优质生态环境的海南,具有打造年轻化旅游产品的天然优势。而就实践来看,针对年轻人需求与爱好而进行的产品设计、旅游推介等,确实斩获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粉丝。以今年国庆中秋双节为例,海南各地纷纷推出“青春套餐”,组合出浪漫婚拍游、小众深度游、文艺网红旅游大片游

等旅游线路,有效推动了旅游人气的高涨,充分彰显出“后浪”的强劲带动作用。

年轻人在哪里,活力就在哪里!在“后浪”已成主力军的当下,旅游市场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年轻人来标注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海南会在全省范围筹办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为什么会下大力气举办国际电音节、跨年演唱会、明星演唱会……声、光、影、电交织出的正是年轻人的心头所爱,正是海南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更进一步看,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如何加快建设,如何把巨大的国内消费留在海南?主动拥抱年轻游客、努力留住年轻游客,针对年轻人需求,打造更具个性化、年轻化的旅游景区、产品等,正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方式。

反过来看,年轻人多爱表达、愿分

享,在口耳相传中,他们的热情打卡,带来的不仅是消费,更是人气、是口碑。为此,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不仅不能忽视年轻人这一群体,还要着力突出他们,服务好他们,满足好他们的喜好与需求。事实上,面对旅游新趋势,敏感的旅游市场已经在不断作出调整。例如,随着年轻游客的大幅增长,潜水、海底漫步、雨林探奇、低空飞行等旅游业态呈爆发式增长,游客流量与旅游业态之间呈现出彼此相长的互动关系。在着力扩大旅游消费之际,旅游相关方应顺着这一良好形势,于挖掘旅游新产品、新形态上不断努力。

主动对接年轻人的旅游喜好,深挖年轻人的旅游需求,为年轻人解锁更多海南新玩法、新体验,让更多年轻人遇见海南美,定能打开海南旅游发展的广阔前景,为推动旅游消费升级提供源源不断新动能。

图说辣论

网络评比
为了谁



记者近日发现,目前网络评比活动不少,一些地方要求基层公务员参与,一些行业协会要求企业参评,将网络评比任务化,给基层与企业造成沉重负担。

评比是为了评出优秀、树立榜样、奖励先进,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发动网络评比可以倾听更多来自基层的声音,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评比活动的公开透明。但是一些政府部门却把评比当“面子工程”,把是

否胜出看成部门或地方的荣誉,为评比活动当“抬轿人”,使得评比活动异化为“人气比拼”“亲友团比拼”,而忽视了评比活动的公正性、严肃性和权威性,甚至助长弄虚作假不正之风,有损政府公信力。

规范评比活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当地政府部门要对评比活动严加甄别,遵循“非必要不评比”原则,从源头上减少“为评而评”闹剧发生。(图蒋燕南 文韩慧)

环境整治不能堆盆景

方益波

新华时评

杭州最近在西湖西溪一体化保护提升工作中提出“去景区化”理念。从“景区化”到“去景区化”,理念的转换提醒广大城市建设和治理者,环境整治不能只图旅游开发等眼前利益,人和自然不是简单利用、开发关系,而是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关系,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才是更高境界。

保护环境是社会共识。“去景区化”意味着打破景区和非景区划分,人们生活的环境处处都应是景区,景和城无边界相融。到这个阶段,也就只有“景”,没有“区”了。

按照这种理念,美好风景全城共享,不应区隔生态和生活、生产区域,更不应有“景区内讲究,景区外别扭”现象。过去,有的干部把生态环境视为“盆景”,以新为美、以洋为美,以高大巍峨、整齐靓丽为美,以旧为落后,以土为腐朽,以低矮错落、斑驳陆离为丑陋,只能欣赏人为之精致,不能理解自然之造化,总想“破旧迎新”,把自然痕迹、人文肌理铲除,刻意构建全新“景区”。

粗浅片面的环境观背后,潜藏着功利因素。一些地方习惯从经济逻辑、政绩逻辑考虑,对环境只图“有用”,只重创利。如果不能打造一个旅游消费增长点,或者拿个什么奖,就缺乏动力,对生活逻辑、生态逻辑没有体悟,对保护环境之于永续发展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到位,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知始终走不出本位主义、“及时变现”的圈圈。

“去景区化”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比如整齐划一的草皮、横平竖直的空间线条,在旅游开发某些标准中似乎是美,对湿地来说却是破坏。人在湿地,就要以平等的态度、珍惜、爱护周边环境和生物。湿地之于城市,更多是自然的“作品”,不只是观光消费的“产品”“商品”。

“去景区化”还意味着走出有形和无形边界,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和底线,秉承最小干预、适度干预原则,保持谦抑,尊重每一处自然和人文积淀,逐步实现处处是景、移步换景,实现城市公园和公园城市互相融合、不分彼此,实现景城一体。

真山真水,会促成美丽环境和美好生活的圆满融通。